



长 河

王哲珠 —— 著

有一种历史，
以传说的面目在岁月里延展……

方水阁译
花城出版社



长 河

王哲珠 ——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 城 出 版 社
中 国 · 广 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长河 / 王哲珠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5. 11
(广东原创文学精品书系)
ISBN 978-7-5360-7698-3

I. ①长…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3394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李 谓
技术编辑: 薛伟民 陈诗泳
封面设计: 刘绮琪

书 名	长河 CHANGHE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0.125 1 插页
字 数	272,000 字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我或许是造物主，或许是一只蚂蚁，或许是一棵草，我看清了河，但困于河之中，河为环形。

序章

叶子被水带走的地方，几年后，冯流夏将长久默坐，他成了最后的留守者，守着竹林，竹林外的寨子，但他忘掉了寨子。带走叶子的水静默如时光，冯流夏静默如水，想象这片土地很久以前的面目。

很久以前，金溪寨祖先趴在矮山脉上，俯视这片土地，想象它很久以后的面目，以及命运的将来。很久以前和很久以后的想象相接成河，为环状，无始无终。

金溪寨祖先的记忆里，那场饥荒无法复述，不堪复述，他们仓皇而逃，最后跪倒在蔓生的杂草地中，一片身体倒下去。后，一个脑袋抬起，举高一只手，晃着族谱，在灰色的天空下摇出灿烂的光晕。脑袋一个个抬起，扯着身体，在荒草中半拖半爬。

不知多久，他们看见那行山脉，在山下——如果那矮山脉也能称为山——低啣一片。

但他们终于趴在山上，半翻半滚向山另一面。

靠这列山脉，金溪寨一年年安稳着。后来，外面的人挥锄扬铲，把山脉修出形状，称为堤坝，他们立在堤坝上，俯看金溪寨，与金溪河夹于两行矮山脉间，隔于日子之外，对于修筑堤坝就有些歉意，堤坝让金溪寨更隔绝。但筑堤前，向金溪寨提过搬寨建议的，金溪寨美是美，被人世丢开般，不吉。金溪寨没人表态，好像表态是可笑的。

冯源北带着金溪寨老少，也挑筐扛铲，修起堤坝。山外人迷惑

了，金溪寨人一心把自己隔在外面，金溪寨人说金溪寨是里面，山外是外面。

帮山外人修堤是冯源北提出的，既是冯源北说，金溪寨人便修了再说。

山外人提出修堤坝时，金溪寨老人凑在一起，再次感到祖宗经历过的被丢弃的疼痛，山外人要把金溪寨丢成角落，叫金溪寨搬，不是把家底也丢了？堤让不让山外人修？

修。冯源北说，堤坝是金溪寨人的，怎么不修？金溪寨不凑外面热闹，修了更清静。

当年，金溪寨先人为饥荒追赶，四处寻找安生之所，他们脸埋在异乡的泥里，背隐进异乡的暗夜，睡眠小心翼翼，异乡的土地无法容纳这些陌生的睡眠，金溪寨先人带了未曾开始的睡眠，继续奔波。

后来……金溪寨人口口相传下祖先叹出“后来”时的庆幸，后来证实，奔波是值得的，因为奔向了金溪寨，它是这样值得奔波的寨子。

外面人一天天靠近矮山脉，但外面的房屋背向堤坝，离得远远的，金溪寨人望着那些背转身的房屋和那段距离微笑，金溪寨终究还是清静的。

冯源北曾一次次追述金溪寨先人奔逃求生的日子，先人间不敢对视，从彼此眼里只看到绝望，但有一点是一起认定的，保住孩子，特别是男丁，每个男丁的手都被握在一个壮年人手里，随着一个或两个女人，他们准备着，包括血，包括命……冯源北的话总断在这里，脸上罩一层遥远的迷茫，他翻着族谱，指头从一个个名字轻划过，说，这是饥荒前后那几年，没有断掉。

冯源北喜欢描述先人们趴在矮山脉上一瞬，那片开阔地和那条河让他们的目光一层层撑起，河从远处展展而来，金赤色的沙子在日光下烁烁灿烂。冯源北断定，金溪河这名字肯定在那一瞬便进了先人的意识。

矮山脉往外一弯之处，河正好往反方向一拐，扭拐出一片开阔地，绿草茵茵，金溪寨先人望见草色的滋润与新鲜，有种活在饥荒外的丰饶，逃荒人朝那片土地翻滚下去……

开阔地变成金溪寨用了多少年，没人说得清了，许是第一间草屋搭起时便有了寨子，或是寨墙让寨子有了形状。金溪寨先人在金溪河两岸种竹子，一代一代，竹子种成金溪河的风景。两列矮山脉和竹林手掌一样，把金溪寨含在手心，世代以来，金溪寨人顺着竹子夹道，走上斜坡，通往外面的世界。

那次崩山大水灾后，外面人便想把矮山脉修成堤坝，冯源北带了金溪寨人帮忙，他说，修得愈牢，金溪寨愈安生。多年后，另一场水灾来时，金溪寨人便把冯源北这话挂在嘴边。那其实是一场内涝，积水退去后很长一段时间，外面变得发白松软，金溪河则把金溪寨多余的水与旧物带走，水后金溪寨充满翠绿色的味道，竹子昂扬如初绽的阳光。

金溪寨人立在矮山脉上，叹，冯源北料得好，金溪寨是清静的。

但有些东西是冯源北也料不到的，比水更汹涌的东西，再高的堤坝也挡不了，再密的竹林也隐不住。

第一章

一 遇

有人喊阿兄，冯源北扭头，一个女孩，脚步和人一样年轻而结实。冯源北放下担子，立在眼前的女孩，眉目也年轻结实，端正的五官绽着端正的微笑。

咸菜？冯源北接女孩的大碗，我的咸菜好，花生也香。

咸菜一斤，花生两斤。女孩盯住冯源北，说，阿妈买过你的咸菜花生，是好的。

目光不垂不怯，不像女孩的目光。冯源北笑了。

女孩接着咸菜花生，仍看冯源北，微晃头，阿兄不像生意人。

我生意做得不像样？冯源北扁担握在手里，看住女孩的笑。

太斯文，像读书人。

冯源北哈哈大笑，扁担一抖一抖，他笑得有些猛，女孩眉角爬上疑惑。

冯源北说，读书人不能卖咸菜花生？读书人有什么样子？吆喝丢了读书人的脸？

女孩摇头，摇得很着急。

别人说的。冯源北还是笑，我生意做得不差吧，要觉得东西好，

记下，金溪寨的咸菜花生。说完挑担拐出巷子。

女孩追上，惊叹，金溪寨，冯源北，金溪寨的冯源北！

冯源北的金溪寨。

女孩愣愣看冯源北，说，你真不像读书人，又真像读书人。

冯源北背后粘着片目光，直到他拐出寨子，他知道，往后，这个寨子要常走动了，他高声吆喝，脆咸菜香花生……巷头巷尾便有话传来传去，冯源北，金溪寨的冯源北。他纠正，冯源北的金溪寨，金溪寨的咸菜花生。

女孩连买一个多月咸菜花生，阿妈^①说，花生咸菜太多了。女孩说，东西好，耐放。

冯源北接过碗，问，吃那么多咸菜花生？女孩说，亲戚走动，当手信正好。

一天饭桌上，女孩嚼着花生说，阿妈，那个是金溪寨的冯源北。

油灯影蒙蒙，女儿的脸半边在亮里半边在暗里，半垂，阿妈笑了，知道，是个能人。

那晚，女孩洗碗刷锅的动作有些默默的，几个碗洗得若有所思。

那天饭桌上，冯源北说，东埔寨有个女孩，买了不少咸菜花生。阿兄冯源东呼着粥，嗯一声。阿嫂周氏放下半碗青草水，看定冯源北，碰碰男人的手肘，男人又嗯一声。

周氏问，叫什么？冯源北摇头。

几天后，周氏对冯源北说，那女孩该姓由。冯源北说，东埔寨都姓由。

周氏转脸对男人冯源东笑，冯源东含着粥，用表情哼，嗯？

女孩后来成了由氏。

由氏嫁给冯源北时，走到矮山脉下，送亲的人疑疑惑惑地问，还有路？堤坝那边是竹林呀。牛车倾得厉害，由氏抓紧牛车的木条，从

① 阿妈：妈妈。

盖头下看到倾斜的地面，忍不住想，金溪寨在哪？

由氏看到冯源北的阿兄阿嫂，两张脸列在门边，面皮和屋子一样灰黑发暗，但笑容很亮。冯源东四方的脸孔四方的身板，声音也四四方方，周氏则是根棍子，细而干。

由氏敬茶，阿伯阿嫂坐在本该安坐高堂的椅子上，由氏才知道自己没公婆。阿嫂周氏接过茶时，极轻极长地叹口气，她倾着上身，凑近由氏，家是你的了。

成亲第二天，冯源北开始大量腌制咸菜，炒花生。由氏立身边，他忙碌间隙抬起脸，说，以后能多在外边跑了，家里有你。由氏猛地感觉年龄啪啪往上长，她有些慌。

周氏在里间阿妹阿妹地唤她。

周氏还在床上，卧床的样子，细瘦的手臂撑起细瘦的身子，半咬牙。由氏听到喑哑的金属声从被窝里传出，周氏示意她坐于床沿，手伸出，捧一串钥匙，说，从今后给你了。她把钥匙放在由氏掌心，满意地叹口气，往枕上靠去。

这是杂物间钥匙，这是这两间正屋的，长的开外间大门，短的开里间，两把黑的开两个老木箱，一些以前的东西，古古旧旧，值不了什么，可终究是上辈人留下的。家里的钥匙都在这，都交给你了。

阿嫂，还是放你这吧。由氏胸口莫名地一虚，要把钥匙交回阿嫂手心，阿嫂手掌捂住胸口，咳起来，咳得猛烈而疲倦。

交给你了。阿嫂周氏喘着，我得躺，家由你撑着。周氏看看由氏，结实的年龄，结实的身子，结实的目光，她绽出枯瘦的微笑，揪住由氏的手，枯瘦的目光盯在她脸上，生孩子。周氏说，给家里添男丁，多多地添。

由氏给阿嫂掖掖被子，抬头，天刚亮了一会儿，一夜之间，她从女孩变成由氏。

冯源北常出门，生意愈来愈好，因为咸菜好花生好，因为他放心。

周氏躺着的时间愈来愈长。由氏问过冯源北，冯源北说阿嫂身体不好。由氏问，病根在哪，得找个医生看看。冯源北说看了，看不出，我是懂点医理的，也看不出。

由氏接替周氏，给大伯冯源东送饭。冯源东在田里的时间更长了，他也说放心，多挥下锄头，家里或许就能多点底气。

由氏陪周氏找青草。找青草时，周氏精神稍稍好一点，暂时有了气力，她带着由氏，在路边、河边、寨后堤坝边，一路寻过去，指点由氏辨认各种青草，养肝的，清肺的，明眼的，强肾的，祛邪的……

那天，挎着一篮青草走过塌去半边的猪栏，由氏立了一会儿，进屋对周氏说，阿嫂，我们家猪栏怎不养猪？周氏挣直身子，受惊的表情，养得了猪？我这身子？扛不住。

由氏第二天就收拾猪栏。那两天，冯源北生意做到县城，在县上过夜，由氏请寨里的老叔老伯指点和泥砖，边等冯源北，边一点点做着。冯源北几天后回家，猪栏已经很像样。周氏扶着半新的猪栏，枯瘦的嘴巴发出滋润的声音，我们家的猪栏。

那年，由氏十八岁。

几年后，由氏在那个风雨飘摇，凑不齐供品的春节改变祭祀礼后，便完全撑住了那个家。被改变的祭祀法从此固定并持续下去，成了金溪寨最独特的祭祀法。

那天的饭席上，一个老叔扬高声，我家门框贴的是冯源北的对联。

金溪寨的冯源北？整张桌的脖子伸长。

老叔一字一字咬出那副联。静极，那些字充满神秘的祝福之美。

能请到冯源北，家里要出聪明儿的。有人说。

托个远房亲戚试着带话，他竟点头了，带了纸笔墨，为我这个外寨人专门跑来。老叔提提身子，有钱人封多少礼，我猜不着，也不敢猜，我只有糯米番薯。

那天，话题扯来扯去都黏着冯源北。他写的请柬最好看喜人；为新人喜事作的祝语最吉利动人，张口便来，把新人说进字句里；写的对联不是先人传下来的老话……喜事请他写柬写吉利话，男丁出世请他起名造字，修屋造房请他写联题字，铺路建碑请他落芳名作碑记，丧事也要他理账……有钱人家里挂冯源北的字，底气便厚了一层。

那天，由氏的目光和她年龄一样烁烁发亮，她十五岁，饭席是为她出花园摆的，她第一次坐在有辈分的饭席上，成人的世界首次呈现的是冯源北这样一片发亮的光彩。

她终于抓住机会问一句，冯老先生长什么样？

桌子哗地静下，又哗地哄笑一片。老先生？冯源北还不到二十岁，也许十八？知道他几岁写诗作联？七岁。

十五岁由氏没有能力描述那一瞬的感觉，半天后，问，金溪寨在哪？没有人说得清。冯源北只说，远，也偏。他笑容淡淡，语气淡淡，把人们的念头淡淡地扯远了。离金溪寨近的人会说，金溪寨？噢，出了个冯源北。

后来，由氏买咸菜花生时问出窝了几年的问题，金溪寨在哪？冯源北扶着秤，静静地笑，小寨子，有些路程。由氏也笑，金溪寨的冯源北。

是冯源北的金溪寨。

金溪寨的冯源北是冯源北自己说的。那年，他五岁。

冯源北两岁时，阿爸得病去世。冯源北四岁时，阿妈尾随阿爸而去。最后的时刻，阿妈揪住冯源北的衣领，双眼用力睁一下，目光从冯源北脸上飘到阿兄冯源东脸上。冯源东点头，阿嫂周氏把冯源北揽在怀里，说，源北就是我们的儿。阿妈手指便一个一个松开。那年，冯源东二十四岁，周氏二十。那时，周氏也瘦，只是没想到后来会瘦成那样，更没想到她那话成了真。

直到冯源北成人，冯源东和周氏没有过孩子，过年过节祭祖、拜神，周氏跪下，微眯双眼，双手合十，祈求孩子。开始，祈求男丁，

慢慢地，只祈求孩子。

冯源北五岁那年，抓根竹棍在地上划拉：四季平安。阿兄阿嫂一人一边，满脸疑惑。冯源北说，看对联上写的。又划拉出上下两联。冯源东看得出冯源北写对了。

冯源北说，我要上学。学堂在山脉外，是有钱人的世界，他举两只手，我会挣钱。

冯源北进了学堂。学堂先生问名字，他说，冯源北，金溪寨的冯源北。

有钱人家的孩子捂嘴笑，来了个赤脚的。冯源北声音朗朗，我是金溪寨的冯源北。

冯源北七岁时一副对联震住了学堂的老秀才，从此后一发不可收，字与联每每让人咋舌。学堂外的人其实是不太清楚的，一个孩子么，赤脚人家的孩子，他们记得的是老秀才的咋舌。传开了，金溪寨一个孩子，让老秀才亮了眼。

春节，老秀才有大堆对联要写，乡绅的，有钱人的，亲戚的……天冷风寒，要弯腰要扬手，老秀才有些受不住。那年，他把冯源北招进内屋，让他试试。

冯源北半跪在椅上，抓一支大笔，竟有些狂放。他一对一对写下去，写得兴起，干脆丢开对联书，即兴作起联来。老秀躺了一下，醒来，冯源北已随兴写了十多副，老秀才大惊，细看过，没有对联书里端正厚重，却灵气逼人。各家领联那天，老秀才额角浮一层汗，没想到竟都说好，改了笔法，新鲜喜气。从此，冯源北开始替老秀才执笔。

央联的人家还是说好，老秀才开始神色飞扬，慢慢地，笑得勉强，脸有愧色了。

直到那天，老秀才拉着冯源北，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是这孩子的笔法，他做的联。冯源北鼻尖沾着点墨汁，鼻尖下冻出一滴鼻涕。

金溪寨的冯源北，名声出去了。

冯源北说过，要挣钱，他随在周氏身边，腌咸菜，炒制花生。周氏在乡大路口摆摊。下学回家，冯源北尝一片咸菜，嚼一颗炒花生，记下点什么。下次，他就有了新办法，少点什么，加点什么，怎么掌握火候，指点周氏。周氏笑，却也照着做。

咸菜和花生真的愈来愈好，周氏摊子的生意也愈来愈好。可惜周氏身体一天天差，一年年瘦下去，慢慢地，挑不起咸菜花生，要冯源东先帮她挑去。

冯源北出花园的饭席后第二天，周氏躺倒在床，守摊的力气也收拾不起来了。

冯源北开始写请柬对联、题字、作碑、为红白事记账。或得几个番薯或得两斤面粉，有钱的封点礼金，冯源北用笔和阿兄的锄头一起撑持那个家。用不上笔的日子，他随冯源东下地，或为周氏寻找青草。

近十八岁那年，冯源北挑了周氏弃置的咸菜花生摊子，开始走村串巷，一路吆喝。

有人叹，冯源北弃笔了，金溪寨最正经的读书人。冯源北说，笔怎么弃得了，字还是写，联还是作，只是自在一些。他开始推掉不想写的字，不想作的联。

后来，冯源北说，做生意多好，挣来了一个媳妇。由氏撑着家，冯源北担子愈挑愈远。特别是由氏改变了祭祖礼后，冯源北就知道，她是足以托付的。

冯源北近十八岁那年被请进张家。张家是大户，金溪寨外最响的名号，其实，他为张家写的联多了，八岁那年，老秀才让他即兴作出的联就被张家看中。张家春联交代老秀才，老秀才交代冯源北。张家酬金封得厚重，老秀才和冯源北分，分得喜眉喜眼。

这次，张家修了新屋，厅堂要有撑得起的联，张家人把冯源北正经经请进家，以示隆重。好在冯源北近十八，成年的读书人，请着

也不掉价。

墨已磨，纸已展，厅堂高桌雅椅，静然无声，只等冯源北提笔落字。冯源北放下茶杯，立起身。张家主人翻开先代传下的联书，说，就这一副。并点了字体。

冯源北看那联，良久，说，联端正是端正，板了，配了正体字，愈直板无趣。

张家主人说，厅堂之联，稳妥些好。

冯源北轻合联书，说，新屋该有新意联，活气的字活气整座屋子。

照我说的写。张家主人重新打开联书，目光在冯源北脸上和红盘上跳来跳去，红盘里盛了红色绸袋。冯源北笔落之时，红绸袋会端到面前，袋里酬金的丰厚是可以想象的。

冯源北提笔蘸墨，我写了，看看再说。笔一落，龙游蛇走，张家主人止不住，新联已赫然在前，是冯源北胸中的联，手下的字。放下笔，冯源北笑意像字一样舒展开。

重写。张家主人说，语调安静，按在联书上的手指微颤。

字讲究一口气，我胸中之气已出。冯源北抬脚便走。

这联，我不要。

冯源北转回身，卷起一条字联，再卷起一条，夹在腋下。

两幅字联一直收在冯家阁楼，后来，记不清多少人央过这两幅字联，许过什么样的好处，冯源北都不肯转手。至多让人过一眼，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眼睛能让冯源北展开字联，他心里有数。冯源北去世后，由氏不许人提讨联的话头。

冯源北夹着字联走出张家大门的细节被四乡八寨的想象力和嘴巴描述添加，包括那个红绸袋。甚至有这样的话：张家如珠如宝的女儿那天是暗中相了冯源北的，既相了，没有相不中的。冯源北的相貌没二话的，英气含在斯文里，笑意抿在眉梢嘴角。

金溪寨是偏而小，冯源北的家底是单薄又伶仃，但冯源北有才，

那么满，溢出四乡八寨，这样的女婿，加上张家的财……除了一片绚丽，还能怎样描述。

绚丽没了，随着冯源北腋下夹走两幅字联，灰白成一片暗蒙。张家厅堂后来挂的字联是老秀才写的，端庄，正统。

其实，不止张家，请冯源北题字作联的，大都是随他的意写。十五岁起，冯源北便随心写字作联。主人若定了联，他提笔，轻晃头，板了。随心落笔。然后，昂头而去。有人看冯源北的背，太直，刺人眼睛，他们摇头，书生意气。

张家的事情后，冯源北人再不专门靠笔吃饭，挑了咸菜花生担，做起小生意。

第一次挑担出门，冯源北碰到的目光和眉眼都有些变形，那些目光盯住他的笑，他扬起脖子，笑容不僵不硬，不偏不倚。老秀才和老辈分的人惋惜了，源北，你卖咸菜花生？

冯源北敲敲担子，好咸菜好花生。

你的笔哪？

还拿着。

你是读书人。

我是读书人。

你走这样的路？

正正经经做生意，正正经经的路。

安静一片。冯源北引声吆喝，脆咸菜——香花生——用吟诗作联的音调。

有人找冯源北谈，要不是这世道，你冯源北是状元，铁定的。冯源北笑，昂头张嘴大笑，状元又如何。

乡里请过冯源北，让他理点事，一步步谋个正经职位。会有你的前途……他们把“前途”咬得咯咯作响。不自在，不自在。冯源北对“前途”摇头。

你如今不是理着事？说到底，冯源北是理着事的。金溪寨的事，

大大小小总会凑到冯源北面前。高辈分的老人谈事，往往要一句，看源北怎么说。各家理不清的事，会想问问冯源北。金溪寨人习惯听冯源北的意思。冯源北说，那是邻里互相帮衬。

有人断定冯源北的咸菜花生担挑不长，冯源北担子一直挑着，一年，两年……吆喝愈来愈中听，他说，这担子好。没人信。

冯源北笑。他的担子晃出寨门，走过密竹夹住的小道，上斜坡，往外面去，鼻尖沾着晨光。一寨一寨走过去，一巷一巷穿行，或走或停，或远或近，没有先想好的路线。

早知这么自在，早挑担了。这是冯源北的原话。

他们笑，笑得又冷又短。冯源北改口，阿嫂身体不好。人信了，笑意宽容了。

周氏身体确实不好。冯源东和周氏无儿无女，冯源北成了他们的儿，冯源北一天天长，周氏一天天瘦下去，看了远远近近的医生，冯源北后懂医理，也找不出根源。

冯源北十岁那年，周氏不请医生了，开始寻找青草，只要是听过的，可以入药的，便摘回洗净，熬成青草水喝下。她相信这些青草水能养住身子，清肺的、明目的、强心的、养胃的、祛邪的……熬在一起，一口口吞下，感觉青草水在经络流。

青草水愈熬愈多，后来，周氏不再喝白开水，以青草水代替，喝粥也加半碗青草水。这么多年喝下来，周氏坐着或躺着的时间愈来愈多，但她相信，她的命是青草养住了。寻找青草与清洗熬制青草水是周氏的日子。也成了冯源北日子里的一部分。由氏嫁过来后，冯源北日子里这部分就成了由氏的。冯源北说，交给你了。

那些年，日子风雨飘摇。大年三十，由氏和周氏把供品摆上桌面，半天没办法安排成三天的供品。由氏说，这么点东西，再拆成三份，实在不像样。周氏说，古礼是这样，大年三十、正月初一、正月初二各拜祭一次，每年连备三桌供品，都抓破头皮。

由氏半天默默，忽然说，改成祭一次吧，大年三十拜，供品摆一